

歸  
震川詩點百二十子

評點 二十子卷七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覓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文子

姓辛名鉢葵丘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蓋道德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者

應物

胡可泉曰此段論精神意氣外淫於聲色內耗其神意慮精血氣則精蕩泊沒何存於世乎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滛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

董中峰曰人有視聽萬物萬物總而為一不可不知知則盡知而死生看破貴賤何不

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sup>音</sup>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所以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王鳳洲曰人具血氣五臟則有視聽聰達倘耳目淫於聲色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滛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則短折之軀安能永年而長生乎唯勿助勿忘無心於營生而自長生者萬物皆備總而為一矣知其一則俯仰與乾坤同泰身心與義命皆安不知有死生貴賤何樂如之

○○○貴和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

胡可泉曰  
此樂天知

命之胸襟

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

曰有命

此其來

肺何無泉曰

心之治亂

順氣之順

應響以

人生所受

於天故也

莊冲虛曰

如此方看

得破生死

關頭

董中峰曰

和字是一

篇骨子

蔡白石曰

和則動

天

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本。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以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逆氣之順。順天道為應響。以人生所受。於天故也。莊冲虛曰。如此方看。得破生死。

地調陰陽  
與上段有  
勝理

張玄超曰

此正是和

之用聖人

之道亦只

是和

徐子輿曰

未論和之

反處是即

不以禮節

事處事以

無心備患

大率上者

彭可齊曰

是非不公

避不從

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繩喻見可柔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李滄溟曰。此篇首根上篇。欲生憎死相承說。次以天命。次以禍福。次以禮義。次以順逆。治亂。聖愚。天地。陰陽。剛柔。嚴懦。而以和字貫串發之。

○○○應事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近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見疑。令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

何拓朔曰  
議論曲盡

莊冲虛曰  
見唯聖人  
以無事處  
事

徐子輿曰  
此見處事  
應變之權

宗方城曰  
本結出事  
之福福利  
害而以慎  
字貫之

世之所從規我者。予吾若與俗。遠走猶逃。再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故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一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穆少春曰。禹之行水。以行所無事為智。故事之來也。行止有宜。是非有定。惟虛心以運於無窮之原。斯無為之化。所以謂之見本知末。執一御

萬也。商書云：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如遠近之殊。成敗之分。立廢之別。小害大患之招。禍福之至。利害之間。不可不慎其始。而察其終也。

○○○行已

徐子與曰  
此篇論處

精微廣大  
已力行之

周密他書  
雖襲其語

蔡白名能  
多見時措

咸宜事少  
見靜以致

林見素曰  
此段又進

一步  
何燕泉曰

聖人母意

必固我所  
以無為而

凡人之道。心欲第一層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小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第二層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第三層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音歇。即祈祝者。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

一之成末  
收參差奇  
譽

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王仲山曰此篇第一層是總目第二層是條件第三層是推原第四層  
是泛論不拘拘於節目條件頂針發揮自有奇橫之致

○○○仁義

王鳳洲曰  
此論應變  
涉世之道  
何燕泉曰  
此論應變  
涉世之難

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能變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际

何燕泉曰  
此論聖人  
之妙  
應變涉世

李滄溟曰  
未另以知  
行看出道  
德從道德  
見出仁義  
以應篇首

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眎於冥冥聽於無聽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

李滄溟曰世權即達道也即所謂聖之時者是也然而行權必先守經故必知天知人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與世推移時與天地同量日月同明用之大知之廣而仁義道德問於衆心而無歟矣

○○○御相

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待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興天下交矣喜怒形

馬叔吉曰  
人君好自  
用而興臣  
下爭事

此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此世風也

於心嗜欲見於外。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楊廉夫曰。此晉之三家。漢之莽操如此。

楊升菴曰。按淮南書。盡本諸此。然其文詞間有脩飾。且血脉聯絡。無可起句。鯨魚即制於蠻蠻。以代匠失理。齊曰。御立喻即

間斷者。



公孫子

姓公孫名龍字子石孔子門人列於七十二賢內封松江侯楚平原君之客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假物取譬以

辯白

○○○白馬論

莊定山曰先設為問答以開辯

宋潛溪日端

龍跡府篇云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為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混萬物衆類各有親疎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名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既白不可謂之無。有白馬為有馬自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自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言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个人耳其言不異衆人也。人心不非馬者言馬為非馬為白馬為白馬為非馬為非馬為

白所以名色言馬所  
以名形也非形形  
非色也非色也  
王鳳洲曰設為問答  
以申辨說宋潛溪曰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  
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黑馬也。而  
何哉。自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叛君甯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

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

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

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  
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

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以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馬焉也。曰馬未

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

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此賓述主意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

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獨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

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

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

欲推是辨矣。則白馬竟非馬。

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

以正名實天下化。

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

孔穿謂龍

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白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

馬為非馬

以黃馬為白馬形也而獨

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

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

之所取以馬乃仲尼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

外諸夏待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

獨輔君矣故棄黃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故

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

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

馬形

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

謂之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

於白

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定白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取於色直云馬者是於

白也安得自為白乎

乎

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

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

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

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

薰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天下具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靖亂也無去者

聖人虛心

陶主敬曰而正名實故以斯辨是非混一殊至矣

馬體不殊

黃白乃異

故謂白

馬

也

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靖亂也無去者

不統懷六  
洞照理無  
合於胸中  
而靈鑒有

餘燭萬象  
於方寸而  
其神彌靜  
故能處親  
而無親在  
疏而無疎  
所以四海  
共同親萬

共費

莊定山曰  
前篇白馬  
非馬猶無  
中生有可  
以措辭此  
篇立意無  
頭緒無看  
落憑虛而  
發真是畫  
空之筆鏤  
塵之手

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叛矣  
至疎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

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  
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  
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傷明王之興疾  
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  
正名實耳。

### ○○○指物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  
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  
可謂之指乎。物皆妄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  
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  
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天下無  
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方希古曰莊生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指之非指喻指之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莫不妄相指也。天下無與此論同。

譬如水大殊性各適其用既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其無無是非故萬物指也猶有幻然莊又曰天地一莊定山曰莊子云彼亦一是非莊子無賓主天地公孫曰天地一指也。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以愈難無進退所以愈難。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無不為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指非指也。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此亦一是非非果且無彼是乎哉此亦一是非非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論參看等語堪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乎哉此不能與物為指故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反覆相推則指何能與物為指乎

宋潛溪曰。明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

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

###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

白得堅。其舉也二。

一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

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

點綴冷致奇情鬱然。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

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

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

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

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

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曰天下

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

白者色也

寄一色而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見故曰天下無白

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

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

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

舉一石以

看落堅白又連以數得字聯絡點綴冷致奇情鬱然。殷海岱曰。龍有臧三耳平原曰。公辭勝於理辭勝於

藏字反覆弄異想